

# 7·31空难发生后 他们在救援第一线



2012年7月28日,一位市民在南京市第一医院观看使命墙铭文 现代快报记者 路军 摄

1992年7月31日下午3时许,一声巨大的轰鸣,震惊了南京机场附近正在午休的村民。机场方向浓烟滚滚,火光冲天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愕然的村民们在两三分钟之内,赶到了事故现场。断成三截的飞机、烧焦的地面,方圆一百米之内散落的伤员……村民们来不及多想,他们顶着烈日,积极地抢救起伤员。不到半小时的时间,武警、消防官兵等都迅速奔赴救援第一线。在事故现场,很多司机自愿停下来,将满是鲜血和泥污的伤员运送到医院,其中有31位被送到距离机场最近的南京市第一医院。

20年后,记者找到了当年在现场救援的簪子山村村民、保持运送伤员道路畅通的卡子门检查站站长、第一时间将消息报告给省长的省政府总值班、消防队队员,以及第一医院负责救治工作的领导、医生和护士。从他们的口中,真实地还原出空难发生后,奔赴在救援第一线的许许多多有名、无名的英雄形象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唐蕾  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现代快报记者唐蕾、王凡摄

**宋锦川(原红花卫生院书记)**  
只想着救人,来不及分辨谁生还可能大



宋锦川和老伴

宋锦川,当年的红花卫生院老书记。事发当天,他正在家中午休,听到爆炸声,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

老人和他的老伴还原了当时的场景,“就听到‘轰——’一声爆炸,肯定是出事了,大家也想不到不是危险,全都往浓烟的方向跑。出事的地点离我们家很近,也就五六百米,差不多在夹岗村和东风村之间的位置,我们两三分钟就到了现场。”

满眼的惨象让村民们震惊了,来不及多想,赶紧上去抢救伤员,“我们本来来不及分辨谁生还的可能性更大,就想每个人都不能落下,附近贵金属厂厂长杨永扣组织全厂职工一起来抢救伤员,还有我们当时的生产队长腿脚不方便,也一瘸一拐地来帮忙。伤员大部分已经没有知觉了,抬起来很吃力,两三个人才能抬动一个。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很紧张,到处都是村民们抢救的声音。”

宋锦川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在水塘边救了一个小姑娘,“她那时也就几个月大,小小的一个,摔在水塘边上,满身满脸的泥巴。我试了试,还有一口气,就一把抱起来,朝山下,怕她嘴里有东西卡住喉咙。当时她身上很烫又脏,旁边人说说快用水塘里的水洗洗。我赶紧制止了,小孩身体弱,身上这么烫,一浸到冷水,怕撑不住了,赶快就抱着送到救援的车上。”

宋锦川告诉记者,后来武警、消防官兵们来到现场,搜寻乘客遗物时,杨永扣还带着职工们为部队官兵们烧茶水,“大家都希望尽点力。”

“这之后好几年,每年的7月31日,还有遇难者家属来现场悼念。”老人忧伤又惋惜的表情,让人不忍心再问了。

**宋锦银(原簪子山村村民)**  
不知名的司机们自发运送伤员

宋锦银当年也是簪子山村的村民,当时他才30多岁,身强力壮,抢救出了很多伤员。“我们家住得离事故现场特别近,就在机场铁路旁边,所以飞机出事时,我听到巨大的声音。当时我正在睡觉,一个激灵就爬起来了。到那边一看,就看见飞机已经断成三截了,飞机的机头部分,一些人掉在地上,都衣衫不整了,一些人还在飞机里,中段正在燃烧,人根本无法靠近,地面都被烧焦了,旁边的树也被烧焦了;后段掉到水塘里了,一些人就漂在水上。当时的场面太惨烈了,直到现在坐飞机时,我偶尔还会想到这个场景,心里还觉得恐惧。”

“大家都奔上去帮忙,先找那些看起来还有活气的,几个人一起抬,把他们搬到围墙旁边的阴凉处。当时机舱里还有不少人都蜷缩在里面,大家就很小心地把他们从里面抬出来。几十个村民,后来我们把还有生命迹象的伤员送到车上。因为第一医院离得最近,主要都把我们送到那儿,我也开着小面包车运送了伤员。”

到了现场后,顾华扬和当地农民一起抬伤员。“当时这些农民表现出的积极性,真的是非常感人的。我也拍了好几个人,后来我们把还有生命迹象的伤员送到车上。因为第一医院离得最近,主要都把我们送到那儿,我也开着小面包车运送了伤员。”

“从第一医院出来,顾华扬又马不停蹄地赶去了事故现场,直到救援工作结束才离开。

**顾华扬(原卡子门检查站站长)**  
维持好交通秩序,让这条生命之路畅通

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伤员送到医院,首先必须保证交通畅通无阻。事后运送的司机一定觉得是“天意”,老天眷顾,道路畅通,其实这完全出自“人为”。20年后,记者找到了这位无名英雄。

当时,60多岁的顾华扬是交警三大队卡子门检查站的站长。“我们是距离出事地点最近的一个公安机构,当时检查站只有十几个人。知道出事了,我立即召集所有人,要求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。出事地点属于我们的管辖区域,救援车辆会经过我们检查站,一定要保持道路畅通,让救援车辆最快把伤员送到医院。我简单交代后,就一个人开着小面包车,5分钟内赶到现场。”

到了现场后,惨烈的场景令人窒息,现场温度很高,“很快火势就被控制了,我们把地上燃烧的乘客的行李扔进旁边的水塘,先灭火。6点左右,火已经完全熄灭了,我们一边继续搜寻生还者,一边开始搬运地面上的尸体。担架不够了,战士们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,裹住尸体。”

8月1日、2日两天,张明晖和战友们仍然来到现场,找寻散落在地上的和水塘里的行李。“当时,有一张现场搜寻行李的照片,照片上是一卷厚厚的钱,这就是我在机舱里一个白色的腰包找出来的,当时,还打捞到一些金项链、金戒指,整个搜寻持续了整整两天时间。”

**张明晖(原消防四中队消防员)**  
消防队员脱下衣服,裹住遇难者的尸体

空难发生后,飞机中段燃起熊熊大火,救援人员完全无法靠近,接到命令的消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,他们既要扑灭现场的大火,又要抢救伤员,之后的几天还一直在搜寻乘客们的行李,记者找到了当时消防四中队的一名消防员张明晖。

1992年,张明晖21岁,刚刚当兵两年,他所属的四中队在莫愁路,距离出事地点相对较远,因此,4点才接到命令。“大约40分钟后,我们赶到了现场,远远就看见了燃起的黑烟。大家赶到机场后,发现机场和出事地点之间隔着一道小山坡和一个小河沟,消防车无法直接开过去。情急之下,很多消防战士直接跳到河里,游了过去。”

“省长得知消息后,喊上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,开了两辆车,同时往机场赶。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。”

韩腊柱还告诉记者,当时救援现场一片混乱,大家都在抢救伤员。陈焕友赶到现场后,目睹了现场的混乱,他马上站到了高处,手中挥舞着别人给他的一顶草帽,高喊:“我是省长陈焕友,请大家听我指挥。”省长在现场成立了指挥部,亲任总指挥,很快控制了场面,让救援工作井然有序地展开了。

**韩腊柱(原江苏省办公厅秘书)**  
三点一刻接到电话,他当机立断报告省长

空难发生后,省政府总值班韩腊柱接到了一通信息不完全的电话,他迅速核实、准确判断,果断地在第一时间将事情上报给时任江苏省省长陈焕友,为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记者也采访到了他。

1992年7月31日,省里组织一个活动,“下午三点一刻,突然电话响了。响的是一部外线电话,直觉告诉我可能出了什么事。电话一接起来,对方张口就问,是不是省政府办公厅?我回答,是的。对方立刻自报家门,说是民航。然后只说了一句,‘有一架苏制2755号在本场出事’就挂了。我第一反应就是出大事了。”

这种情况下,韩腊柱首先考虑要核实信息。他立刻拨通了机场专线电话,电话打不进去,后来他通过专门渠道,在第一时间确认了信息的准确性,他决定立刻把信息报告给省长陈焕友。

“我立即发寻呼给省长的司机,他给我回电话,听我说完情况,他赶紧汇报给省长,我和省长通上电话,迅速把情况汇报给省长,我马上到机场。整个过程也就三分钟。”

“当天晚上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8点钟赶到南京,表扬了江苏省对这次突发事件处理及时。晚上11点,朱镕基还专程到第一医院看望了伤员。”

7·31空难发生后,南京市第一医院是救治伤员最多的医院。这里的医生、护士,提起当年的场景,仍热泪盈眶。2004年,医院的7号楼前,竖起了一面“使命墙”。这面墙记载的不仅是痛苦的记忆,更多的是生的希望。

井清源(时任大外科主任)

**20年了 他还会想起那些逝去的生命*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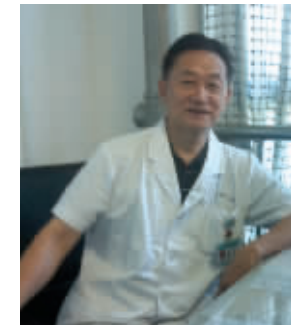
井清源 受访者供图

原大外科主任井清源当年是第一医院组织急救工作的领导者之一,手术室由他整体安排。“这次抢救伤员的工作完成得很顺利,首先当时各级政府非常重视;其次我们第一医院平时急诊就特别多,大家有丰富的经验,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,科学、合理地调配,上下协调,保持通畅。”

医院接到通知后,迅速把非手术科室的医务人员集中起来,让他们参与到接收病人工作中。然后井清源和骨科主任、胸科主任、脑外科主任,4个人站在手术室大厅内,对运送来的病人,进行初步的诊断,伤情严重的就直接送到手术室,不太严重的就送到病房区;严重的先做手术,轻一些的往后排,一切都井然有序。“我们按照能力等综合素质把每个科室的医生、护士、实习生都编好

沈海琦(时为骨科医生)

**病房、办公室两边跑 为病人传递生的希望**



沈海琦

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主任沈海琦当天其实是值夜班,但听到城里响起了警报声,直觉让他匆匆就赶到了医院,很快伤员就送来了。”

“那天下午,医院门诊停满了卡车、拖拉机,而包车。医院大厅里全部都是伤员,而且还不间断有病人被送来,我们什么也来不及想了,马上就开始了救治工作。病人受伤情况不同,一个人可能好几处受伤,他们就固定在一个病房不动,医生们流水作业,奔波在各个手术室之间。”沈海琦说,当时很多伤员意识都不清醒了,搞不清叫什么名字,于是医生们就给他们依次编号,建病历。

让沈海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镇江的一家三口,“刚开始来的时候,大家也不知道这三个病人是

组,按照病人的实际情况,分配到每个组,由每个组的成员专门负责。”

因为他是总负责,井清源并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的治疗中,他穿梭于手术室与病房间,在救治遇到疑难问题时给予指导;看看给病人安排的医生是否合适,不合适的时候就赶快调整。

现在回想起来,井清源仍觉得当时的抢救非常顺利,“我们的手术处理、非手术处理和围手术期的处理,都是精准无误差的,没有任何不符合诊疗常规的操作。术后,没有一个病人出现并发症。但是,很可惜的是,当年有几个病人因为严重的腹部脏器损伤,不幸死亡。”井清源停顿了一下,继续说道: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有时还会想起当年那几个不幸去世的病人。其实他们伤得太重,送到医院时,已经完全没有生还的可能了,即便放在20年后的今天,技术提高了,也基本无力回天。但我脑海里总在盘旋当时的场景,一遍遍回想当天的操作,证实确实没有任何失误。我又想如果利用现在的技术,能不能克服医学难题……”

井清源一边还原当时的场景,一边和记者说着各种很专业的治疗术语,虽然听不懂这些专业术语,但是看得出,他在惋惜那些无法挽回的生命。



7·31空难发生后,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展开了救治 第一医院供图

赵建花(时为护士)

**22岁的小护士 跪在地上给病人做人工呼吸**



赵建花

第一医院骨科主管护师赵建花,当年还是个22岁的小护士。

当天她正好下楼办事,看见有人抱了个小孩进来,“看见小孩血肉模糊的样子,立马感到揪心的

陈艳(时为护士)

**一句承诺 唤醒了即将沉睡的生命**



陈艳

18岁来到第一医院的陈艳,那年才21岁,当时她是骨科的病房护士。

当天,陈艳是被抽调去帮忙的,“忽然接到电话说飞机失事,送来大批伤员,需要各科室调人去帮忙,领导就叫我去。”本以为已经有心理准备的陈艳到了那儿,还是

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。“那一刹那,我觉得空气好凝重,整个大厅摆满了伤员,他们也没什么声音,偶尔有很低的呻吟。很多人衣服都被破成碎布条了,全身烂泥。”陈艳说,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来不及想,跑过去就帮忙,用酒精帮他们清洗伤口,

疼。赶忙奔到大厅里,真是惊呆了。那么多伤势严重的病人躺在病床上,后来床位不够了,病人就直接躺在地面的担架上,那种场景,我今生难忘。”

“当时什么也来不及想了,没人招呼,所有人不约而同全过来帮忙。医院领导们都来帮忙抬担架,电梯不够用了,大家就走楼梯,矮的在前,高的在后,合力把这些病人抬到手术室。”赵建花说,当时的情景一幕幕都在眼前。

“病人躺在地上,我们就跪在地上帮他们进行胸外心脏按压、人工呼吸、输液。做完这些之后,又赶快进手术室,每个人都是连轴转。心情是很压抑的,但是工作时还是很锁定的,大家就一个心情,第一时间救人。”本来应该下午3点半下班,那天赵建花一直忙到了夜里11点半。

挂水,然后就开始抬着病人,送去做CT、拍片、检查。后来手术室不够用了,一些简单的手术就在走廊上做了。

“现在想起我们在大厅里紧张地抢救病人时的情景,我还觉得十分感人。”说这些话时,陈艳的眼眶红了。

陈艳说,当时病人的表情都很平淡,她走到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身边,紧张又沉重的心情让她有点蒙,一边清理伤口,帮小伙子挂水;一边本能地问起常规问题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病人没有表情,也没回话。陈艳接着问:“身上哪里觉得疼,哪里受伤了?”病人仍没有反应。最后,她说:“你现在已经安全到医院了,你放心,我们会照顾好你的。”这时,病人看着她,半天才“哦”了一声,微微点点头。

“那天晚上一直到很晚才回家,回家后把白天经历的事情告诉父母,心情很久都不能平静下来。后来经过抢救,这个小伙子被救活了。”

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,陈艳每天都照顾他们,“他们的家人都在外地,没人照顾,我们就全力照顾他们的生活,喂饭、穿衣、个人卫生……我们相处都很好,而且彼此很有默契,都不提事故的事,对他们来说,实在是太大的伤痛了。”